

读书季
Reading



不论是乘风破浪
还是溺水而亡
我们必将纵身一跃

莫言 叶兆言
毕飞宇 格非
联袂推荐

透彻展现爱情的无限可能
和种种暗流……故事终于
将有无法直面的爱情真相

人人都想 坠入爱河

RENREN DOUXIANG
ZHUIRU AIHE

罗望子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人人都想 坠入爱河

罗望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人都想坠入爱河/罗望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2. 6
ISBN 978-7-5008-5194-3

I. ①人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8155 号

人人都想坠入爱河

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宋 杨
责任校对 赵贵芬
责任印刷 杨向辉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 100120)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010-62350006 (总编室) 010-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010-62005038 (传真)
发行热线 010-62383056 62005042 (传真)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30 千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4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卷一

蓝色

秋娘不做表面文章，她对小曼的关心几乎超过了妈妈。她教小曼怎么搽胭脂，怎么涂口红，怎么穿衣服，怎么梳辫子。那时候小曼已经来红了，秋娘就告诉她该吃啥，该怎样调养自己，怎样保养乳房。最重要的是秋娘还教小曼怎么挑逗男人，又怎么保护自己。

整个高中阶段，小鄢都盯着魏明亮。这么说她有些不太好听，其实是魏明亮引起了小鄢的注意。这不仅由于男生女生都叫他老魏，也不仅老魏是班长，还源于老魏那著名的沉默。按小鄢的理解，作为一班之长，老魏应该是个发号施令吆五喝六又能指挥若定的角色，可是老魏不，老魏没有这些毛病不算，在班上他发出的声音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学生，常常是该他上场的时候他就不见了踪影。

“这个老魏！”我们的眼镜蛇班主任嘀咕一声，也不追究，就挥挥手，让文娱委员徐美龄上台宣布他的最新指示。

老魏呢，老魏哪里去了？老魏在清扫我们班的包干区。常

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我们的劳动委员拿着扫帚当武器，追逐打闹鸡飞狗跳，老魏干得满头大汗，劝架的工夫也没有，他顶多直起腰，看他们一眼，嘿嘿一笑，又埋下头去做他的活儿。

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劳动时间比学习时间要多得多，我们经常去农场，去工厂观察生活学工学农。我们会捉虫子、喷药水、摘棉花、糊纸箱、吹灯泡儿，每当这个时候，老魏就会在全校学生面前树立起一个年轻有为的劳动者形象，只要有老魏在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他那默默无闻的身影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，忙前忙后，让我们心里很踏实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小鄢盯上老魏是情有可原的。这样的好班长，眼镜蛇为什么不多多给他一些施展空间，为什么让那个嗲嗲的徐美龄撒娇呢？

那是因为眼镜蛇喜欢徐美龄。眼镜蛇盯上了徐美龄并不是什么秘密，只有小鄢不知道。小鄢好想看看老魏在讲台上的演讲啊。为此小鄢非常痛恨眼镜蛇，觉得他用人不当。小鄢也痛恨魏明亮，恨铁不成钢，恨他多管闲事不做自己的正事。班长嘛，不应该干活的，指导一下就行了嘛。小鄢也恨自己，小鄢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儿，她对魏明亮的注意肯定不是那种男女关系，似乎又已经超过同学之间的范畴。小鄢每天有很长时间在想着魏明亮这个人，尤其是看不到魏明亮时，这种想法会更为强烈，一旦魏明亮迎面而来，或者眼前晃过魏明亮的身影，小鄢又避之不及。小鄢不想让老魏看出什么苗头。小鄢还很小，而老魏已经很老了，无论是个头还是年纪，他们都不在一个级别。老魏甚至比小

鄢的哥哥还大一岁。小鄢没有任何理由盯上魏明亮，这事一旦爆出来，会让全校的师生笑破肚皮的。

几乎和魏明亮的默默无闻一样，小鄢的清纯也是全校闻名的。有人说小鄢像林黛玉，又有人说像史湘云，还有人说像晴雯。这种似是而非的归类曾经让我们伤透脑筋，不止一次，师生们悄悄地小鄢的归类而舌战，连校长也加入进来，直到他被调离，另一个女校长入主。听说了这件事，女校长亲自找小鄢谈话，吓得小鄢战战兢兢的，小鄢是个好女孩，从来没有进过校长室。小鄢对她最要好的女生说，当那个穿着紧身裤的女校长笑着放她出来时，她如获大赦，直奔厕所。小鄢说她的小便已经顺着裤腿流进了鞋子里。小鄢说再迟一会儿，她的小便就会湿透那双薄薄的布鞋，渗到校长室的水泥地上。当然水泥地有个好处，会很快吸干她的小便，但是至少会在站立的地方留下一双鞋印，会在校长室的空气里添加上让她害羞的尿臊气的。那天早晨，小鄢吃了两颗酱蒜头。

谈话没有小鄢想象得那么糟糕。女校长很爱护地和小鄢拉家常，问她家里有几口人，爸爸做什么，妈妈做什么。小鄢都一一回答。后来女校长又问小鄢吃不吃得饱，粮票够不够用，自己的学习怎么样，跟不跟得上，喜不喜欢读书。小鄢也一一作了回答。最后女校长拉着小鄢的手放开了，又摸了一把小鄢的辫子，鼓励小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就仰靠在藤椅上不管小鄢了。小鄢吃惊地发现，女校长的胸脯转眼之间变大了，像突然隆起的

两个小山丘，小鄢吓了一跳，感到自己的胸脯也在长大，隆起，这种感觉更加把她吓得不轻。

这次谈话之后，关于小鄢的归类，校园里开始流传一个基本一致的结论，那就是小鄢有着史湘云的体态，林黛玉的忧愁，晴雯的性格，宝钗的端庄雍容。小鄢觉得很好笑，尤其是还添上一个宝钗，让她没有料到。更让她好笑的是没有人知道黛玉、晴雯、宝钗、湘云究竟什么样。没有人读过《红楼梦》，传说快要放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了，但传说只是传说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放到我们这个小城呢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《红楼梦》还是一本神秘之书，一本说不明白的书，一本坏书，一般人是不能看的，就像宝玉和黛玉不能看《西厢记》一样。对于这样的评价，小鄢有些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成了月亮城的月亮，又有些心烦意乱，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坏。小鄢是知道自己的。要说有什么直接后果的话，那就是小鄢觉得自己也被人盯上了。

盯上小鄢的那个男生叫朱念，就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。朱念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，只是远远躲开小鄢。实在躲不开的时候，他也不敢看着小鄢，他的或粗暴或剧烈的动作会停顿下来，他那粗大的嗓门也会关闭。有小鄢在的时候，朱念越来越不像朱念了。

过去的朱念只要有女同学，他的动作会更加粗野，言语会更为下流。朱念的高中生涯，似乎都在打架斗殴中度过。他浓密的眉毛里有一道小小的伤疤，左腿上的那一道要长些，也深些，

而且划在腿肚子上，怪就怪在朱念的左腿要比右腿壮实得多，那道伤疤美丽得就像八月的番石榴。朱念从不掩盖他的伤疤和他对这道伤疤的偏爱，就是在深秋季节，他也把左腿的裤脚卷得高高的，露出粗壮的腿肚子。为了让左右相称，朱念不得不把右腿的裤脚也挽上，当然挽得要低些，这样看起来，朱念的两条腿好像一长一短。要是哪个男生取笑他，他就会笑嘻嘻地说，是呀，是呀，我的右腿还少一道伤疤呢。女生们偷偷顺势看过去，目光触及朱念的伤疤和腿肚子上虬结的黑毛，都赶紧垂下头，闭上眼睛。

没有人注意到朱念的变化，除了小鄢。而对于朱念的态度，小鄢只能轻轻地自顾自摇摇头。凭良心说，小鄢很喜欢朱念，甚至可以说很欣赏朱念。朱念不仅仅是班上女生的保护伞，也是男生们的保护伞。朱念天生是冲锋陷阵的好手。朱念打死也不低头。和这样的男生在一起，生活一定很刺激，既危险也很安全。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，要是真的和朱念生活在一起，那就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要说是小鄢，就是班上其他女生，恐怕也没这种念头。再说朱念盯上小鄢，也不等于就有那种事情。那种事情太脏，小鄢感到自己的脏，尤其是主动把自己交给朱念就更脏了，再同时把自己交给老魏，就脏得可怕了。不错，朱念盯上了自己，但是他的目的现时尚不可考，而自己盯上老魏倒是真的，当然，小鄢也不是出于男婚女嫁的考虑，小鄢只是在意这个人，这个魏明亮，在意他的古怪的一言一行。是不是自己有意识地想

让魏明亮来抵御朱念呢。其实朱念和魏明亮永远都打不起来的，朱念不可能打魏明亮，而魏明亮也不会和朱念较上劲。

那天早晨，小鄢走进教室，却感到异常紧张。不仅仅魏明亮沉默着，所有的学生都沉默着，像魏明亮那样。第三节课唱歌，应该是最热闹的，可同学们依然安静。唱歌课由我们的眼镜蛇兼代，眼镜蛇的嗓音实在难听，他踩着一脚走调的风琴，还硬要我们跟着试唱。除了徐美龄的音调能够穿破云层，其他人都跟在后面老牛拉车似的哼哼。

但今天就是徐美龄也不那么积极了。眼镜蛇问是什么原因，是不是他唱得不好。以往我们会赶紧说他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实在是好，今天没人说了。眼镜蛇又问徐美龄怎么不唱，“文娱委员嘛，怎么能不带头呢！”以往徐美龄总要卖弄一下，今天徐美龄先是不吭气儿，接着不耐烦地说身上不舒服。眼镜蛇只得指挥我们唱了两遍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完事。

眼镜蛇离开教室后，朱念一脚踢翻了长凳。那条长凳是朱念和魏明亮共用的，魏明亮刚站起身，朱念就把长凳踢翻了。可能由于一节课都没有做发声练习，徐美龄尖声尖叫起来，徐美龄尖叫着骂朱念是个臭猪脑，骂朱念神经病，徐美龄还想骂下去，可是她没词儿了。她求援般望着我们。我们也觉得朱念该骂，可是我们没有徐美龄那样的勇气，再说我们就是有勇气，又能比徐美龄好多少呢。徐美龄这样骂是有恃无恐的，一是眼镜蛇刚走不久，依眼镜蛇的脾气，完全可能杀个回马枪，就是他不回马，徐

美龄的尖叫他也能够听到；二是徐美龄的确长得不错，徐美龄的美丽赋予了她骂男生的权力，哪怕这个男生是朱念；三是就算眼镜蛇听不到徐美龄的尖叫，就算徐美龄姿色一般，朱念也不会对女人动手，这是朱念的原则，徐美龄有效地利用了朱念的这一原则，结果是朱念没有对她动手，眼镜蛇也没有回身救她，倒是魏明亮一声不吭地扶起了长凳。

可朱念不等那条长凳站稳，也不等老魏转身，又一次踢翻了长凳，长凳翻了个身子，打在老魏的脚后跟上。凳子是棟木的，白色的肉身，褐色的纹路，朱念踢它的时候皱了皱眉，凳子打在老魏脚上时，老魏也皱了皱眉，老魏皱着眉头，再次扶起长凳，同时也迅捷地走向朱念。

这样的情景让小鄢心乱如麻，也让小鄢为难。她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。如果朱念受伤了，她会帮着朱念吗？如果沉默的老魏受伤了，她会陪护老魏吗？尽管这一情景只是出自女生小鄢的纯粹想象，她还是发出一声叹息。小鄢叹息的是，在她和魏明亮高中同窗的两年当中，实际上几乎没有听到过魏明亮的声音，魏明亮的双手除了劳动，也没有做过其他的手势。魏明亮跟小鄢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。魏明亮和其他男生的交谈也少之又少，就是谈些什么，小鄢也不便旁听。魏明亮也喜欢唱歌，但他从不独唱，他总是参加合唱，他的声音像鸭子也好像鱼鹰也好，总之是淹没在喧哗的众声当中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。

期末测试，正逢眼镜蛇心情不好，要求大家一个个的过

关，这下可乱了套。轮到魏明亮，他使劲憋着脸，就是唱不出来。总算眼镜蛇手下留情，晓得他的毛病，叫其他人走开，网开一面让老魏缓过气来独自唱一唱，才侥幸通过。眼镜蛇此举很快招来不少非议。同学们认为，老魏身为班级干部，又无残疾，不应该享受此种特殊照顾，而眼镜蛇身为班主任，兼职音乐课，唱歌本来就是让人听的嘛，怎么能够对一个班级干部如此优待呢。“话说到底，这也不是什么优待，而是包庇！”

面对同学们若有若无的围攻，老魏自然是运用他的特长，沉默地把人们的反感化于无形之中。眼镜蛇也没有反唇相讥，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有些人天生有些癖好，比如大便时蹲着就是屙不出来，小便时旁边有人也尿不出来。“老魏可能就属于此类情况吧。”

眼镜蛇既然如此糟蹋魏明亮，我们也无话可说，甚至有些同情魏明亮。小鄢也觉得眼镜蛇的比方虽然粗俗不堪，倒也道出了事实。她想起妈妈生弟弟后，就因为排便不畅，硬是逼着小鄢和爸爸轮流值班，在一个脸盆里盛满清水，然后拿一条毛巾浸进去提上来，不断地让毛巾上的水哗哗地滴到脸盆里。妈妈坐在便盆上，哼哼哼的，像听着美妙的音乐一样，终于滴滴答答地排出了珍贵的尿液和粪便。妈妈便通的那一天，病房里的孕妇和家属都欣喜异常，对妈妈表示热烈祝贺，小鄢也感到妈妈的尿液就像花露水一样好闻，妈妈的大便就像刚出炉的烧饼一样香喷喷的。小鄢赶紧奔向医院里的厕所，哇，她刚解开裤带，小便就像

激流一样进出，不但溅了小鄢一裤子，还喷射到隔板上，而且也像花露水一样芬芳扑鼻，小鄢都不想站起来了。小鄢就愿意这样蹲着，一直蹲着，让身体里的花露水如溪水长流不息。但这个小弟一生下来，就让人家抱走了，或者是送给人家了，小鄢再也没有见到过。

可能还是担心招嫌吧，此后，眼镜蛇的唱歌考试干脆一律采取一对一的方式。眼镜蛇把我们赶出教室，轮到谁就叫谁进去。我们只能隔着门板听里面的歌声。有的人很快就会出来，有的人要重唱四五遍。渐渐地，大家发现，顺利通过的反倒是那些唱得不好的，唱得好的人倒是要磨蹭很久。眼镜蛇的解释是，唱得不好的人无可救药，唱得好的人应该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，

“因材施教，各人的目标也不一样嘛，唱得不好的人再折腾又能咋的呢，只要他不倒嗓子就行了。”眼镜蛇不只教我们一个班，因此在教室里考试，时间一长影响下一课，肯定行不通，于是他把考场搬到了他的宿舍里。眼镜蛇的宿舍很小，除了他的一张小床，还存放着不多的几样体育器材——两副哑铃、一只篮球、一只排球、一座山羊和两副羽毛球拍、两副乒乓球拍等。所以大家都愿意往眼镜蛇的宿舍里跑。碰到眼镜蛇高兴，说不定还能借到一副羽毛球拍玩玩呢。不过考试时，眼镜蛇很严肃，他要求等待考试的学生必须离他的宿舍三十米以外，理由是不能扰了考生的心境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更加听不到歌声，刺探不到军情了。我们只能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打转，顺风的时候，也能捕捉到一些女

生的笑语，还有她们那习惯性的一惊一乍声。

还好，新考试方法只实行了半个学期。新学期到来后，连眼镜蛇自己也消失了。没有人对此作出解释，也没有人提到眼镜蛇，魏明亮还是班长，徐美龄还是文娱委员，朱念还是那个朱念，换了一个唱歌老师，唱得比眼镜蛇好，但大家就是提不起精神来，小鄢也照旧听不到老魏的声音。有一次下乡学农，看到魏明亮在前面拾麦穗拾得正欢，不知道老魏说了一句什么，他身边的两个男生就嘎嘎笑了起来。小鄢心中一动，就悄悄地跟上去。可是等小鄢距他们还有五六步的时候，魏明亮像是有感觉似的回了回头，什么话也不说了。

他们究竟在说什么！什么事情值得他们这么偷偷的笑！而且还是老魏在说别人在听，难道老魏也像别的男生那样，背地里少不了议论女生的品貌、长相！小鄢满腹狐疑地回到家，正赶上妈妈和爸爸吵完了架，房子里笼罩着浓浓的确烟味儿。小鄢只要一听到他们吵，门也不进，就溜到隔壁小曼的家里。

小曼比小鄢低一个年级，小鄢正好可以帮她做作业，她则提供给小鄢棉花糖以及避难的地方。通常是小鄢一边给小曼做着算术题，一边听着小曼漫无边际的闲话。小鄢很兴奋，也很紧张。小曼的妈妈和爸爸进进出出，看看小曼和小鄢，间或还叹一口气，交换一下眼神。小鄢虽然坐在小曼这儿，但是家里的战争

进展还是清楚的，小曼妈妈脸上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。小鄢认为，小曼妈妈是个少有的女人，好女人。她不嫌弃小鄢，而且还不断地进进出出劝架。劝不住了她就回来，听到那边不对劲了，她再去劝，有时还拉上小曼的爸爸。小曼妈妈劝架的功夫就像小鄢妈妈吵架的功夫，自始至终长年累月毫不松懈。冲着这一点小鄢就要感激小曼妈妈了。

小曼可不这样看，她觉得小鄢到她家里来，就是冲着她的棉花糖，冲着她和男生们之间丰富的交往经验。小曼对小鄢的要求是，听她说话，比替她做作业更重要。否则小鄢可能会因为漏掉许多重要细节终生遗憾，而没人专心志致听，小曼说话的兴趣就会大打折扣。这时候，小曼警告小鄢的方法就是不停地打呵欠，不停地上厕所。更为恶劣的是，坐立不安的小曼会乒乒砰砰放屁，毫无顾忌。

小曼一放屁，不好意思的是小鄢，她觉得小曼这丫头太不可思议了，简直就像一条会喷吐墨汁的乌贼鱼，乌贼鱼吐墨汁是为了防身，小曼这算什么呢，污染了自己，还污染了大家，她自己不嫌臭，别人还嫌呢，尤其是她还故意震得那么响，震得她们家的房子摇摇晃晃，发出回声。要不是妈妈和爸爸在吵，恐怕全弄堂的人都要听见小曼的屁响闻到小曼的屁味，也亏她自己还能说出这样的话：“丫头，你甭担心，我这条裤子是上好的劳动布呢。”

要是凑巧让小曼妈妈听到，妈妈就会拿着勺子赶过来敲小